

有話要說的教宗

Andrew Hamilton 著

郭春慶譯

要解釋清楚基督教徒和天主教信友的差別，人們說笑話、著書、和創作格言。它們大部分都是毫無幫助的，但其中較發人深省的，是把基督教看作耳朵的宗教，而天主教卻是眼睛的宗教這個洞察。

它重現路德強調聆聽聖言，相對天主教友著重聖事及聖體櫃。基督教堂的簡樸對比天主教堂的華麗裝飾，甚至兩位悉尼總主教在媒體形像上的顯著差別：身穿長袍的栢爾樞機(Cardinal Pell) 及穿西裝、打領帶的贊臣總主教(Archbishop Jensen)。這是需要考慮的事，但想深一層，對比很快就瓦解了。

當年青年人談及普世青年節時，他們通常指去聆聽教宗本篤，這是饒有趣味的。上次普世青年節他們說去看若望保祿二世。

這是否指由於被聆聽而非被看見，本篤正成為基督教的教宗？那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那改變有日常的意義，它反映年青人捕捉到兩位教宗不同的個人風格。

前任教宗具有對聽眾及場合的天生觸覺。他是傳播的表演者，為電視界的教宗。即使他講的往往深奧，他的說話具戲劇性，而他講的話鏗鏘有力。所以人人都去聽他講話。

本篤是個學者及自然地內向的人。公眾表演為他不容易作，他喜愛文字和討論，而很多西方讀者覺得他比較前任者容易明白。儘管他愛好彩色和古老的衣服，他可能是位廣播的教宗。

從他的思維方式，教宗本篤是屬於大學、世界的，作多方面的聆聽、辯論及評估。甚至他的講道都是會話形式的，他的描述讓每位讀者作個人的運用。他是我們會去聆聽的人。

不過，在個人差別底下，是另一種教宗的風格。教宗若望保祿繼承的波蘭歷史，它和西方決定性的相遇，亦即是和中世紀教會的相遇。教宗同時在政治及教會合一的中心。宗教改革後，在教宗身上的中心焦點成為更強盛，即使他的政治角色縮減。教宗是教會的普世面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尤其在他的旅程中展現出這角色。無論他去那裏，他常對人描述自己為「你們的教宗」。

教宗本篤來自巴伐利亞，那源於第四世紀的基督宗教仍是活生生的記憶。他的歷史和學習使他能在此時的教會內感到自在，那處的羅馬主教在保持教會的合一上功不可沒，在網絡中的重要教會宣稱建基於宗徒身上，教宗的首要任務是鼓勵及穩定本地教會。

這些個人及教宗風格的細微差別也許會幫助解釋現任教宗與前任似乎在教會內比較平和，儘管他以維護信仰大會主任這傳媒形像，作「天主的執法者」，激起恐懼。多種有關教會忠於福音的張力及衝突肯定仍然存在，但有關它們的交談不再令人憂慮。

普世青年日是為年輕天主教友慶祝的，但它仍是戲劇性的事件，以宗座彌撒為高峯。在彌撒中教宗會登台綜合全部事件。無論朝聖者來看或聽教宗，他們會把親臨現場的視聽回憶帶回家。

但是，他們經驗的深度將取決於那事件引起交談的質素，即彼此聆聽及表達的意義。在教宗身上主動及被動式都重要。